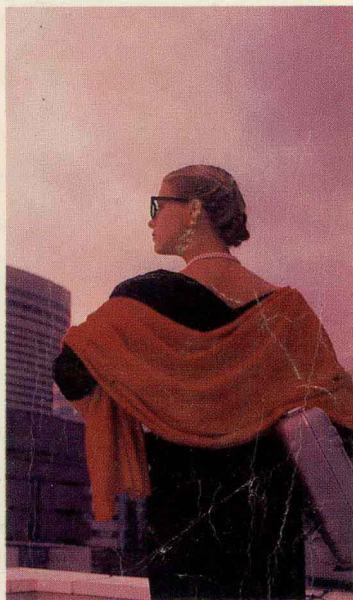


都市独身女性三部曲

她们在晚霞中



主编 原 静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当代女性心态丛书

都市独身女性三部曲

她们在晚霞中

主编 原 静

作者 原 静 林有信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当代女性心态丛书
都市独身女性三部曲

她们在晚霞中

主编 原 静

责任编辑 周果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南省委机关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 印张 134千字

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80538-682-X/I·232 定价4.75元

前 言

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群落。她们的头发已经花白，她们的身姿不再窈窕，她们的步态不再轻盈，她们依然孤影相随，孑身独步在繁华都市中。如果说，年轻独身女性正在人生旅程之初苦苦寻找着自己的另一半；那么，这些老年独身女性，却是在生命的进程中，或突然丧失了自己的另一半，或始终孤身独自。所以，她们的失落感更为强烈，她们的孤独感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；同样，她们对爱的追求也更为执着，她们对情感的注释也有更深的内涵。

然而，她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，她们的内心世界也少有人挖掘。近几年来，虽然老年人的再婚问题，已被社会各界所关注，甚至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上展开过专题讨论。但是还没有一篇文章，更深入细致地探索过老年独身女性的真实生活。本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，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层面。在这个层面里，蕴藏许多曲折动人的故事，在这些故事里，有哭有笑、有血有泪、有灵有肉、有理智有情感，还有对爱情的忠贞、对事业的追求、对家庭的奉献、对儿女的挚爱……

这些老年独身女性，就生活在我们周围，生活在我们家庭

中。书中的人物形象，会让儿女看到家中的母亲，会让丈夫想到妻子的未来，会让年轻女性联系到自己的明天。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命运，无不和读者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。是的，老年独身女性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落，她们是无法回避和遗弃的。因为，遗弃她们的今天，等于是在遗弃年轻人的明天。

读完这本书，你会发现，老年独身女性的生活，并不是简单、呆板、沉闷、日复一日地等待死神召唤的。她们的人生是那样地丰厚，她们的思想是那样地睿智，她们的情感是那样地含蓄。用“多姿多彩”这样的青春字眼，来形容她们的生活，已显得太浅太薄了。因为，她们的人生这部书包含得太多太多，岁月积淀的色彩，哪能一目了然。单凭一双肉眼，谁能辨清其中的是非恩怨与悲欢离合；悠悠岁月，怎能一个故事诉说得清；万般心思，怎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！

在现实生活中，有许多老年独身女性，已经开始追寻自身的独立与幸福，她们不再把晚年命运的绳索，牢牢系在儿女身上。“养儿防老”的封建思想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都市里，已经开始土崩瓦解。是的，今天的社会毕竟不是“枯藤老树昏鸦、小桥流水人家”的远古时代，今天的老年独身女性，也不必再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，守着所谓的贞节，在传统文化的桎梏下苟延残喘。跨出一步天地宽，人生的第二个春天，正握在老年独身女性自己手中。再重新感受一次生命的馈赠，你会至死无愧地说：此生不枉为一个女人！

目 录



情归何处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情归何处	(2)
------------	-----

无怨无悔一生	(11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难忘高原情	(20)
-------------	------

两情遥无期	(30)
-------------	------

两情遥无期	(31)
-------------	------

黄昏圆舞曲	(42)
-------------	------

秋天,她仍在春天里徘徊	(5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断情犹怨谁	(61)
-------------	------

断情犹怨谁	(62)
-------------	------

一个不幸的女人	(7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失去自我的悲哀	(8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高价离婚	(88)
------------	------

为儿消得人憔悴	(94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为儿消得人憔悴	(9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萧瑟晚风	(103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独立夕照中	(111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独立夕照中	(112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走出风雨历程	(123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残伞毕竟遮风雨	(13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潇洒执着觅风流	(14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黄昏恋歌	(14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黄昏恋歌	(150)
------------	-------

两情结在夕阳下	(16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人间重晚情	(168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两代人的对话	(176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两代人的对话	(177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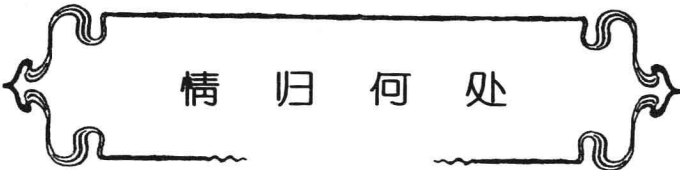
笑谈今生事	(187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意犹未尽话黄昏	(19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编后话	(206)
-----------	-------

情归何处

一叶小舟，飘荡在茫茫人海中，她始终没有找到避风的港湾。是因为她一直在追寻着心中不落的太阳，而错过一次次停泊靠岸的机会；还是因为她在波诡浪谲的大海中，触过礁，翻过船，打折了荡漾理想的翅膀。从东方升起的红日已经落在小舟的西方，夕照中的她，终究会情归何处？



情 归 何 处

宁馨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飞往上海。她把那个还算忠心的菲律宾女佣也打发走了，她想自己细细地整理一切。反正她已决定此去永不返回，她要把能带走的全带走，能变卖的全变卖。她要让眼前现有的一切，全部从她今后的生活中消失。她恨透了这里，恨透了这个一年 365 天天天烦热粘湿的鬼地方，她不愿意再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上多停留一分钟。

香港的天气的确讨厌，每天都是又闷又热又潮的。宁馨到香港已经 20 多年了，却还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，因此，她特别怀念上海。常常在一个人静下来时，开始回想上海拥挤的石库房，破旧的街道制衣间，和阿妈那张愁苦的脸。因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隔绝，当年在上海曾经令她厌恶和憎恨的一切，在她的想象中都变得美好起来，所以她常在文福的耳畔念叨上海如何好，如何比香港更老牌更有根底。

最初几年，文福还很有兴趣地听宁馨谈论上海，慢慢地他便不再吭声，直到后来，他干脆不耐烦地说：“上海如此好，依干脆回上海好啦，当年为啥非要跟我往香港飞来。”宁馨一

听他这样说，眼圈立刻红了，她心里很生气但却压制着不要发作，她是靠着文福的钱在香港过活的，离开文福她等于一文不名。

宁馨的父亲是当年上海滩有名的制衣商，文福在生意上和他来往密切。后来文福去了香港，宁馨的父亲因欠一条人命而被人民政府镇压，母亲带着宁馨和她弟弟搬出了花园洋楼，住进了肮脏不堪的石库房。在街道制衣间工作的宁馨到了28岁还没有出嫁，她的成份太高，吓跑了许多条件好的小伙子，条件差的宁馨又看不上眼。在昏暗的粉尘飞扬环境里生活的宁馨，脸色苍白，身体瘦弱，偶尔还有两声咳嗽。文福来上海探望老朋友，想顺便拓展些业务，没想到宁馨一家如此落魄，宁馨的母亲带着一双儿女，跪到比自己还小几岁的文福面前，乞求他把两个孩子带到香港。文福心里生出几许怜悯，但他只答应带宁馨走，他说女孩子在香港比较容易出人头地。

宁馨走得挺及时。她刚到香港站稳脚，内地就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，从此，她便和上海的亲人断了音信。象一只孤燕流落到香港，语言不通人际不熟的宁馨，只有牢牢依靠着文福。文福大她17岁，但有钱男人很会保养，年届45岁的文福一点也不显老，他面相不老春心也不老。他眯起眼睛细细打量宁馨，宁馨离开环境恶劣的制衣间后，在香港猛加营养汤水的滋补，她的脸色开始泛出红润，本来就天生丽质的宁馨，在黑皮黑脸凹眼塌鼻的本地人中，愈发显得鹤立鸡群。文福暗叹自己白捡来了一只肥天鹅，而这只肥天鹅正

处在一个女人最有魅力的时期。

文福这只馋猫没有费劲便叼住了池鱼。宁馨开始还不情愿，慢慢地便离不开文福了，文福毕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。天下的女人在这一点上惊奇地一致，她们往往毫无道理地爱上第一个占有自己的男人，无论这个男人多么野蛮粗俗形象卑琐，她们都会心甘情愿地交付终生。当然文福也待宁馨不薄，大把大把的票子任宁馨花销，金银细软赠送无数，还特意为宁馨买下了一座西式小洋楼，美其名曰：金屋藏娇。

日子过得象流水一样，平缓而乏味。在小洋楼里养尊处优的宁馨，每日里百无聊赖，于是便唤来张太、林太、王太在一起搓麻将，四个名份相同的女人，彼此谁也不嫌弃谁，她们在昏天黑地的方城战中，大把大把地赢输钞票，这种鸦片烟般的快感刺激，使她们忘却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太太身份。起初她们还在一起商讨如何让男人和夫人离婚，渐渐她们都麻木了，不再讨论这个毫无希望的话题，她们就在一种无望无求的心境中打发光阴。

宁馨没有注意到，皱纹开始悄无声息地爬上她的脸颊。等那满脸的纹路十分醒目的时候，她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就年老色衰了，文福来的次数愈来愈稀，后来干脆不见踪影。她感觉自己活象一具行尸，独守着这栋空寂清冷的小楼。其实文福在几年前就另觅新欢了。在文福远离她之初，宁馨也暗自流泪很长一段时间，后来她渐渐麻木，不再期盼负心的男人回心转意，他们本来就是一段露水姻缘，感情基础建立在金钱与美色之上，现在基础已不复存在，感情自然坍塌。

孤寂的宁馨愈到晚年心情愈郁闷，郁闷久了，百病就缠上了身。宁馨很相信中药比西药好，于是，她寡居的那栋西式小洋楼里终日充溢着中药的苦味。那个面色黝黑的菲律宾女佣，每天忙着抓药煎药，脸色渐渐露出不耐烦，善于观言察色的女佣已看出宁馨的落魄——那个男人早断了女主人的经济来源。宁馨实际上是在坐吃山空，穷日子已经捉襟见肘地露出来。几位常来打麻将的姨太太已久不登门，大把的赌钱她已不敢问津。过去每隔几天，宁馨就会开着小车到超级市场购回一堆衣饰，上好的衣服买回来扔进橱柜里就想不起来再穿，逢心情高兴时还会赏给下人许多钱物。现在，四五个下人包括司机陆续辞掉，只留下一个干粗活的菲佣。

52岁那年，宁馨的双乳有点隐隐作疼，开始她还没有留意，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疼昏倒在房间里，才咬咬牙破了一笔费用找来一名私家医生诊断，切片、验血、B超、X光，折腾一星期后，诊断结果十分残酷：宁馨患的是乳腺癌，而且已进入中晚期。医生告诉宁馨，这是没有生育过的女性最容易患的病，医生还惋惜地说：“你这么漂亮，为什么不生个孩子，晚年也有个照应，那样，可能就患不上这种要命的病了。”宁馨只有苦笑，无法回答医生的关心。那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享受玩乐她，怎可能会替她的未来设想，怎可能允许她生出个小孩儿；如有个孩子，他也不会象扔个过期破烂似的，把她说甩就甩掉了，那个男人根本就存着一颗始乱终弃的坏心。

医生提供了两种治疗方案，第一种是化疗保守治疗，第

二种是开刀切除治疗。第一种方法病人很痛苦，身体要受许多折磨，以宁馨的病弱身体怕是支撑不住。第二种方法虽能快刀斩乱麻，但成功率不到 50%，意外的话病人还会出现生命危险，而且医疗费用很高。宁馨思来想去，考虑到现今的经济状况，只好选择了第一种治疗方案。没想到几个月下来，宁馨就被各种光电射线化学药物折磨得变了形：微胖的身体瘦成干柴，乌黑的头发脱落得能见头皮，一双眼睛深凹进去，说话动作稍一用力，胸部就疼得令她难以忍受。过去那些姨太太们再见到她，都是一脸的惊愕，力劝她赶紧开刀治疗，这样拖下去会把她拖成鬼的，开刀费用就让文福出，女人把整个青春都陪给他了，这点良心总该有吧。

宁馨心里害怕，她硬着头皮去找文福。没想到文福踪影难觅，宁馨几乎找遍了香港，也不知道这个狡兔到底藏在那一窟里，不是上门扑空就是电话里约好的时间他不来。宁馨对文福残存的最后一丝情爱，也在这无望的寻找中磨干磨断直到磨出了血。看到女主人一次次拖着疲惫的身躯失望而归，菲律宾女佣起了侧隐之心，她查清文福新换的情妇住处，死死地守候了三天三夜，才帮助女主人把男人堵到小情妇的家中。

已年届 70 岁的文福腆着肚子秃着头顶，大酒糟鼻子在脸上鲜红鲜红地坠着，那幅丑相一看就令人作呕，那个新欢近 40 岁的年纪，黑黑的、矮矮的，并不漂亮，但眉眼十分风骚，一看就是外来户和本地人的杂交后代。文福沉着脸很不高兴看到宁馨。宁馨也不再顾忌许多，她开门见山地提出手术费用。为了赶快把宁馨这个丧门星打发走，他随手签了一张支

票交给宁馨。宁馨接过一看，数目少得可怜，只够填补这笔巨额手术费的尾数。“不够，太少了。”宁馨说。“你应该知足了，再不走这张支票也作废。”文福的脸已冷若冰霜，话里充满了威胁的味道。

回去以后，宁馨就卧床不起了。有个老交情看不过去，就劝文福把宁馨的手续费支付出来。文福把嘴巴一撇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为这种老棉花套子女人花费，不是扔一个钱赔一个钱吗？那手术刀一切，俩乳房立即消失，她做女人的最后一点本钱也没了，活着还有啥劲。”文福对女人的投资计算和商业投资计算一样精明，从不肯吃亏。那人只好说：“宁馨毕竟陪了你近 20 年，这点情份总还有吧。”文福哈哈大笑：“陪我的女人太多了，都让我供养到老死，我岂不是要把家财赔光。我感兴趣并愿意投资的，是那些 30 岁至 40 岁之间的女人。你知道‘鱼中段’这个词儿吗？这个时期的女人就好比鱼的中段，早了太嫩，晚了太老，唯有处在‘鱼中段’的女人最有味道最耐品味，那股女人味真是妙不可言，哈哈，我一生风流，单爱吃这口‘鱼中段’”。“宁馨会死的。”那人担心道。“她最好早点死，我也好早点收回那幢西式小洋楼，重新装修一番，正好卖个大价钱。你知道香港现在的房产价格吗？我这楼已经翻了三番，当时真买对了……”

偏有人把这小话传递给宁馨，宁馨听了默不出声，她的心已如死灰，连化疗也不肯去做了，每日躺在床上，无声无息地挨日子，等待死神来临的那一天。菲律宾女佣倒也省心，做一顿饭烫热三天，然后原封不动地倒掉。眼看着宁馨已经

不行了。忽然有一天菲律宾女佣接到一封辗转多手的来信，那信封已磨烂了四角，上面的笔迹倒还清楚，认识几个字的女佣赶紧把信交给宁馨，并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好象是那边寄来的。”

宁馨麻木地接过信，呆滞的眼珠转了一圈，眼神仍有点发直，直直的眼神突然放光，那眼光由微弱到强烈，一双眼睛立刻闪亮得让女佣惊讶。“是的，真是的，是他们来的信，是我的娘家亲人来的信……”宁馨一边大声朝女佣喊，双手一边抖抖地撕信封，那双手颤动得太强烈，以至于她总也撕不开那封信。女佣接过信帮女主人打开。宁馨接过信急切地看起来，她看完一遍再看一遍，边看边哭，边哭边笑，她就这样哭着笑着看着，把一封两页多的信看了一天一夜，直到泪水把信上的字迹全部搞模糊了，才异常爱惜地把信折叠好收藏起来。

信是弟弟写来的，内容很简单，他告诉姐姐母亲在文革期间病逝，他曾受过不少苦，但现在苦尽甘来，政府把当年没收的小楼又归还给他家。他靠着自己的奋斗在上海南京路上开了一家服装个体商行，生意红火。妻子是一家医院的大夫，有一儿一女，大儿子已考上大学，小女儿正读高中。他们全家都盼着姐姐归来，内地现在开放搞活，政策十分宽松，真希望姐姐能回来帮他重振父亲当年的制衣产业。最后在信上详细写明了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。

第二天早起，宁馨就忙着按信上的号码往上海拨国际长途，电话一直忙音，宁馨就守候在电话机旁，整整拨了一天。

上天不负她的一片诚心，到晚上终于拨通了。“喂，谁呀？”电话那端传来一个很清脆的少女声音。宁馨拿着话筒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“您是那里？找谁？”那端的女孩儿有点不耐烦了。“请问你是阿玲吗？宁小玲？”宁馨忙说话。“是啊，你是谁？”少女的声音又变得亲切起来。“我是你姑妈，宁馨姑妈呀。”宁馨几乎是哭着说。“姑妈？”少女先是一愣，然后激动得大喊大叫起来：“姑妈！是我姑妈！爸，妈，快来呀，我姑妈来电话了，是姑妈……”宁馨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喊声，握着话筒的手又开始抖个不停。

第一次电话通了3个多小时，打电话的双方都泣不成声。当弟弟全家人得知姐姐迄今仍是孑身一人时，都极力劝说姐姐回上海来居住。“我一定给您养老送终。”阿玲天真得毫不忌讳。“姐，那幢归还给咱家的小楼，我已重新改造装修，专门把二楼留给姐姐住。”弟弟说得更实在。宁馨却支支吾吾地半天，在对方的一再催问下，她才实言相告：“我的身体怕是不便旅行了，希望你们能来香港，抓紧时间，越早越好，我真想和你们见上一面。”宁馨伤心到了极点，“呜呜”的哭声虽然很压抑，但那股悲凉情感已经传递到电话那端，对方的情绪立刻低落下来，大家沉默了半晌，弟弟伤感地追问姐姐患的什么病。宁馨告诉他们：“是乳腺癌，已到晚期。”弟妹立即接过话筒：“姐，你的病有治好的希望，我们医院乳腺专科是全国最好的，你赶快回来，越早越好。”宁馨没有回答，弟弟又接过话筒说：“姐，大陆的医疗水平不比香港差，甚至超出香港，而医疗费用却低得多，要治病还是回国内来。姐，